



中国社会科学院
老年学者文库

当代日本报告



A REPORT ON CONTEMPORARY **JAPAN**

冯昭奎 林昶/著



NLIC 2970701427

- ◎ 世界第一“少子化、老龄化国家”
- ◎ 安全、市场、能源的对外依赖大国
- ◎ 战后技术进步的辩证法
- ◎ “走马灯政局”不断上演新戏
- ◎ 发展顺应世界潮流的中日关系
- ◎ 强震、海啸、核泄漏：日本如何重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学者文库

当代日本报告

A REPORT ON CONTEMPORARY JAPAN

冯昭奎 林昶/著



NLIC 2970701427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代日本报告/冯昭奎, 林昶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学者文库)

ISBN 978 - 7 - 5097 - 2224 - 4

I . ①当… II . ①冯… ②林… III . ①日本 - 研究 - 现代
IV . ①K313. 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66605 号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学者文库 ·

当代日本报告

著 者 / 冯昭奎 林 昶

出版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 政 编 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59367077

责任部门 / 人文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215

电子信箱 / renwen@ssap.cn

项目经理 / 宋月华

责任编辑 / 张晓莉

责任校对 / 张延书

责任印制 / 岳 阳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1 59367089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排 版 / 北京亿方合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18.75

字 数 / 292 千字

版 次 /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2224 - 4

定 价 / 5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本书以技术进步、人口问题、中日关系等 10 个问题作为切入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代日本的政治、经济、外交、安全、社会和文化等方面过去和现在的状况，并通过适当的中日比较和与世界情况的对照，阐述值得人们关注的日本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书名中的“当代”主要指二战后至今这个时代，也就是日本从二战失败的废墟上建成经济规模位居世界第二的经济大国（被称为“世界老二”，尽管这个说法很不严谨）的那个时代。本书的主旨就是力求反映日本成为“世界老二”前后的成长与苦恼。

战后至今，日本在二战失败的废墟上，将一个国土面积不大、人口密度很高、发展条件很差的狭窄岛国，建设成为经济规模位居世界第二的经济大国，在国际上甚至被称为“奇迹”。然而，在 2010 年，日本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折合美元为 5.4742 万亿美元，比中国同期名义 GDP 少大约 4000 亿美元，自 1968 年以来首次让出“第二经济大国”之位。^① 本书讨论日本这个前“世界老二”在战后以来的成长过程，特别是在成为“世界老二”之后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和苦恼，以及成为“世界老三”以后走向何方，与此同时，本书将通过中日比较寻求找到对我国今后发展和对外战略有参考价值的启示。

^① 据日本内阁府 2011 年 2 月 14 日公布的数据，转引自 <http://www.chinadaily.com.cn/micro-reading/mfeed/hotwords/20110214323.html>。

1945 年日本战败，经过七年的被占领期于 1952 年独立。日本经济在美国的扶植下，利用朝鲜战争带来的“特需”，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至 1955 年国民经济和工农业生产的主要经济指标均已恢复或超过战前水平，出现经济繁荣的“神武景气”。1956 年 7 月，日本经济企划厅发表题为《日本经济增长与现代化》的经济白皮书，强调日本今后必须依靠技术革新带动经济发展和现代化。此后，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时期。1960 年年底，池田勇人首相宣布启动为期 10 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后半期，日本的 GNP（国民生产总值）于 1965 年超过英国，1967 年超过法国，1968 年超过联邦德国，成为西方世界 GNP “老二”。1978 年超过苏联成为世界 GNP “老二”。在 20 世纪 70 年代，日本成功地克服了两次石油危机带来的冲击，保住“世界老二”的地位长达 31 年。^①

一 依靠技术进步^②成为“世界老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美国《生活》杂志刊登了被炸成一片废墟的日本东京的照片，在照片下面写着一行字：“没有技术的民族的末日。”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日本军国主义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打了一场违背国际正义的罪恶的侵略战争。然而，在日本军事失败背后，确实存在着一个十分关键的因素，这就是科技的失败。日本领导人在 1945 年 8 月 15 日投降之日就宣称：“让我们为振兴作为这次战争最大缺陷的科学技术而努力！”

1952 年独立之后，日本遇到了一个发展机遇。主要机遇有：战后科技革命和石油文明的兴起；人口年龄结构年轻且人们刻苦耐

^① 王琥生、赵军山合编《战后日本经济社会统计》，航空工业出版社，1988，第 471 页。

^② 所谓“技术进步”，就是扎实实地从夯实基础技术做起，以千千万万中小企业、骨干企业和大型企业为主体，一步一步地、普遍全面地提高一国的技术水平，当然也包括“技术创新”。

劳；有先进国家作为赶超目标；美国主导的自由贸易体制给日本推行“贸易立国”提供了有利条件；在冷战格局下日本依靠美国的军事保护得以集中力量发展经济；朝鲜战争带来的“特需”；作为在亚洲“一枝独秀”的工业化国家在本地区没有旗鼓相当的竞争对手，等等。

战后日本紧紧地抓住了这个发展机遇期，在实行民主和法制的前提下，以推动技术进步为中心，通过以下四对辩证关系的矛盾运动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增长：其一是技术进步与社会需要的关系。社会需要推动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开拓和提升新的社会需要。其二是技术进步与产业发展的关系。产业发展推动技术进步，技术进步促进产业发展和升级。其三是技术进步与企业间竞争的关系。企业间的激烈竞争真正转化为推动技术进步的动力，技术进步推动企业间竞争迈向更高层次。其四是技术进步与企业内问题的关系。企业家通过处理好经营者与所有者的矛盾、劳资矛盾、“白领”与“蓝领”的矛盾、员工个人利益与企业集体利益的矛盾，而成为技术进步的领军人物。^① 尤其是通过以科技为核心（“第一生产力”）的生产力落后状况与以美国生活方式为示范的广大国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需要之间的矛盾运动（第一对辩证关系），经过战前和战后出生的一两代人的艰苦奋斗，终于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和重化工业化。

这里特别需要提到的是，战后日本推行“强固山脚比强固山顶更重要”的教育方针，努力提高国民的文明素质和教养水平，形成了以全民关注教育、崇尚科学技术、倾全力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价值观，为战后日本的技术进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日本从学前教育开始，就注意培养儿童热爱自然、向往科学、尊重劳动、喜欢动手的素质，并借鉴美国教育制度的经验，重视“毕业后能够立即在企业派上用场的职业教育”，全面提高普及教育的质量和理工科大学的水平，大量培养具有敬业精神和“一心一意地专注于一件事情的人是最优秀和最值得尊重的”工作信念的、以扎根于工业生产第一线和献身于生产技术与技能工作为荣的青年才俊，源源不断地向企业和研究机构输送了为工业

^① 详见本书第八章第一节至第四节。

化发展所迫切需要的人才，造就了以充满集团意识和敬业精神的强有力的企业组织、产业大军和技术进步主力，成为战后日本取得工业化成功的主要原因。

与此同时，在“企业本位”的社会体系中，企业内的税后收入差距从战前的大约 100 倍缩小到 1973 年的 19 倍、1980 年的 8 倍^①，整个日本社会实现了所谓“一亿人总中流”，以一个相对平等的国家的姿态，终于在 60 年代末超过除美国以外的所有西方国家，在 GNP 方面成为西方世界“老二”。笔者认为，基于本国企业乃至全民的自主努力的技术进步及其与社会需要、产业升级、企业内外关系的矛盾运动，是推动战后日本迅速成长为“世界老二”的根本性的作用机制。

二 经受石油危机的考验，保住并加强了“世界老二”地位

能源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动力源泉。作为“资源小国”的日本之所以能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和重化工业化，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在于借助了从国外特别是从中东地区进口廉价而优质的石油，抓住了 20 世纪石油文明崛起的大好机遇。日本作为一个“资源小国”，其发展速度反而大大超过某些“资源大国”，展现了日本特有的“资源小国的活力”。这个活力的来源，就是执著地追求自主的技术进步。然而，与此同时，“浸泡在石油中的日本经济”（日本著名经济学家下村治语），也使日本成为一个“能源依赖大国”。

日本成为西方世界“老二”之后不久，在 20 世纪 70 年代发生了两次石油危机，这意味着日本依靠每桶价格只有一两美元的廉价石油为其经济引擎添注燃料的时代一去不返了。作为受石油危机冲击最大的“资源小国”，日本政府和企业以技术进步为动力，调整产业结构，实现经济转型，通过非凡的努力，得以比资源禀赋好于日本的大部分发达国家更顺利地渡过了危机。

石油危机所引起的社会需要的突变和飞跃，给技术进步以一个异

^① 労働問題研究委員会報告『先進国病に起きたために』、日本経営者団体連盟、1982、6 頁。

乎寻常的强大动力。在一旦发生“油断”（日语中的“油断”一词意为漫不经心，这里实指石油来源中断），东京乃至日本所有的城市将陷入一片黑暗的强烈危机意识的激励之下，日本的整个技术体系被动员起来，进入一种高度紧张、兴奋、积极的状态，推出了一系列有利于应对危机的新商品、新技术、新工艺及新的生产组织方式。这说明，危机所造成的冲击和压力越大，危机推动技术进步的力量也就越大。与其他工业化国家相比，“资源小国”日本所遭遇的冲击和压力要大得多，从而必然产生较其他工业化国家更加强烈的促进相关技术进步的动机，而且这种技术进步必然更多地依靠自主技术创新而不是引进和模仿，因为其他工业化国家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危机，而且它们为应对危机推动技术进步的动机也不像日本那样强烈。恰恰是这一点，赋予了日本的技术进步以更多的创新色彩，依靠自主的技术创新化“危”（危机）为“机”（机遇），不仅使其“世界老二”的地位没有发生动摇，而且在民生技术的重要领域超过了美欧的技术水平。1980年日本汽车年产量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1983年日本机械工业出口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日本制造的船舶（按“总吨”计）也达到世界总产量一半以上。同年美国军方要求日本提供“军事技术”，就是因为日本拥有的创新民用技术具有转用于军事领域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第一”声名鹊起，“日本制造”誉满全球，日本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

二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日本成长为“世界老二”之后，包括自寻的和外来的一系列苦恼随之而来。有赶超目标、在亚洲没有旗鼓相当的竞争对手、人口红利期、廉价石油等昔日的发展机遇一个接一个“风光不再”，随之而来的是制约其继续发展的各种来自国内外的问题和苦恼。

一 美国在经济上对日本的牵制和打压

人们记忆犹新的是，20世纪80年代日本曾在经济上挑战美国，甚

至狂妄地声称要把美国买下来，让 21 世纪成为“日本的世纪”，这让战后曾大力援助日本的美国感到需要狠狠地整一下这个“得志便猖狂”的昔日战败国。首先是日美、日欧之间的贸易摩擦日趋激烈（在日美汽车贸易谈判中，美国为了取得谈判优势，甚至窃听日方的电话）^①，诸如有关“日美半导体战争”等日美贸易战的书籍充斥书店。从欧洲到美国“日本经济威胁论”盛行一时，有美国学者称“日本人将吃掉我们的午餐”，警告日本“别动他人的饭盒！”^②，美国国会议员甚至在国会门前用榔头狠狠地砸碎日本制造的电器。这个在战后初期曾经大力支援日本的超级大国，不仅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愈演愈烈的美日贸易摩擦中严厉打压日本，还在 1985 年、1988 年通过迫使日本接受“广场协议”（在两年半的时间内使美元对日元汇率由当时 1 美元兑换 237 日元大幅升值至 1 美元兑换 120 日元）^③、“巴塞尔协议”（要求银行资本充足率不低于 8%）等措施，把因为有些经济成就而变得趾高气扬的日本狠狠整了一把。

美国在经济上整日本的最厉害一手就是通过威逼、打压、诱导、渗透等手段，逼着日本政府在金融政策等方面犯错误，甚至让日本政府在很多重大经济政策方面把美国所要求的“国际协调”置于本国利益之上，以致日本的很多政策令人感到“弄不清是为了日本的政策还是为了美国的政策”（如 1987～1989 年的金融缓和政策、1990 年的《公共投资基本计划》等），特别是在金融方面，有日本学者指出，“日本的政策当局根本就没有过金融战略的想法”^④。

二 美国在政治上对日本的牵制和打压

随着经济力量的增强，日本在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追求所谓“全方位外交”，并逐渐要求在日美同盟关系中取得对等地位。刘世龙指出：

^① 落合信彦『最強情報戦略国家の誕生』、小学館、2007、377 頁。

^② 下村満子『日本たたきの深層—アメリカ人の日本観一』、朝日新聞社、1990、27 頁。

^③ 美国迫使日元升值，一方面削弱了日本的出口产品的价格竞争力，另一方面也是借汇率政策将作为对美贸易顺差国的日本所拥有的美元资产和储蓄悉数吸走，“当日本人希望提取他们在美国银行中的剩余储蓄以弥补暂时的现金短缺时，他们发现这些钱已经不在那里了”（安塔尔·菲柯特：《中国的谜题》，香港亚洲时报在线，2011 年 2 月 15 日）。

^④ 吉川元忠著《金融战败》，孙晓燕、袁英华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第 4 页。

“二次大战后的美日关系以 1989 年冷战结束为界，经历了一个从不平等到准平等的转变。”成为经济大国的日本“发展与美国的平等关系是历史的必然”。“日本要取得对美平等地位，就得与美国斗争。”日美“经济关系率先进入成熟的平等竞争关系；政治—军事关系仍处于从属性合作阶段。经济关系与政治—军事关系发展失衡，加剧了美日关系的内在矛盾：一方面政治—军事合作在发展，另一方面经济冲突又在加剧”。^①然而，美国对追求所谓“全方位外交”，乃至要求在日美同盟关系中取得对等地位的日本政府，进行了无情的打击。1972 年力促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田中角荣首相，2009 年 9 月上台、敢在驻日美军基地问题上向美国叫板的鸠山由纪夫首相，都是美国凭借其高超的软实力和长期对日本国内的政治渗透，通过用计、诱导、施压，推动日本人自己把这两位对美国不够听话的首相拉下马的。美国这样做，就是要迫使日本接受在日美军事同盟中的附属国地位，彻底甘心做美国全球战略的一名卒子。美国利用日本多数国民对中国崛起的不适应甚至担惊受怕心理，使日本多数国民支持政府继续加强日美同盟的政策。应该看到，确实有一部分日本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认为中国崛起之后也会像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那样走上军事扩张道路。中国的外交战略应该是统筹外交与军事，努力使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意志、决心与战略，不要将日本进一步推向美国。

三 国内出现的新矛盾、新课题

日本成为“世界老二”以后，在国内也出现了诸多新的矛盾和难题，而日本遇到的很多问题，可以说是因为“继续发展为‘已发展的成果或后果’所拖累”。首先，日本成为西方世界“老二”的过程，让日本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伴随经济增长而发生的公害问题日益严重，工业废物和汽车排放的尾气等将美丽的日本国土搞得脏兮兮的，一些地方的居民由于饮用水及空气污染而患上了“水俣病”、“痛痛病”等，当时日本列岛到处流行一句名言，叫做“该死的 GNP!”。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通过政府和民间的努力，日本在国内环境治理方

^① 刘世龙：《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第 5、19 页。

面取得了明显成效。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由于经历了泡沫经济膨胀与破灭，日本经济“失去了”整个20世纪90年代，其后再也无法恢复昔日的锋芒。1993年日本的人均收入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里居第一位，一时实现了“GNP第二、人均GNP第一”的局面。但是其后随着日本经济的持续低迷，其人均收入在2002年下降至第7位，2008年更下降至第19位，与第一位的卢森堡相差3倍以上。这不仅是由于汇率变化等技术性原因，而且显示出整个日本经济社会体制出现了巨大的问题。

如今，日本经济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不断恶化的财政状况。如果说战后很长时期日本经济在整个西方堪称“一枝独秀”，那么从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日趋恶化的日本财政状况在整个西方堪称“一枝独朽”，甚至被自民党政治家加藤纮一称为“国难”。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上升的基本原因，在于经济增长趋缓甚至走向停滞，而经济减速甚至停滞的根本原因则在于作为经济发展的成果之一、随着国民生活水平提高而出现的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而日本又不肯通过大规模移民来缓解人口年龄结构既老龄化又少子化的问题，致使日本成为“超老龄化”国家和世界第一“少子国家”（2009年0~14岁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只有13.3%，为世界最低）。^①

一个在经济学中从未认真讨论过的问题是，经济增长带来国民平均福利的提高应该是指“一生总福利”的提高，而随着“一生”时间不断拉长，必然导致“年均福利水平”的下降，这个矛盾又必然从税收、社会保险等方面体现出来。要在老龄化社会解决财政困境，增加税收成了最有效的政策选择，然而增税又是最会引起广大国民反感的事情，其结果就是财政和税收问题成为一个“烫手的山芋”在各届内阁之间抛来抛去，谁也不肯真正地接过来。总之，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少子化、老龄化，意味着最有生产能力和服务需求的年龄段人口日趋萎缩，致使日本的经济体质、社会活力和政治生态日趋脆弱，政治家只能在一种“不行就换个首相试试”的缺乏耐心和宽容的日本政治土壤上，如同走马灯似

^① 国連「デモグラフィックイヤーブック」、総務省『人口推計年報』などにより。

的轮番上马，听任被日本学者称为“第一权力”的媒体和舆论翻云覆雨。

三

在日本成为“世界老二”的 32 年之后，中国顺应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推进改革开放，融入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潮流，通过持续的经济高速增长，终于使其经济规模在 2010 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老二”。^① 虽然中国的崛起是包括“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群体崛起中的一个案例，但中国显然是一个最突出的案例，例如最近 10 年间（2000～2009 年），中国的年均增长率达到 10.0%，超出印度（6.9%）、俄罗斯（5.4%）和巴西（3.3%）。特别是在世界经济深受金融危机影响的 2009 年，中国仍然实现了 9.1% 的高增长，远远高于“金砖四国”的其他国家，2009 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 50%。^②

与此同时，中国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外汇储备持有国，也是铁矿石、石油、天然气、原煤等大宗商品最主要的进口国和消费国。根据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的研究，2000～2009 年中国对世界经济的累计贡献率已超过 20%，高于美国。^③ 又据世界银行的预测，到 2015 年，中国在全球 GDP 中的比重将上升到 16.9%，与美国的差距将缩小到 1.4 个百分点。^④ 由于中国是拥有 13.4 亿多人口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中国经济规模成为“世界老二”，再过十几年或几十年甚至成为“世界老大”

^① 日本在 1968 年成为西方世界第二 GNP 大国之际，日本的人均 GNP 仅居世界第 20 位，因此当时在日本出现过对“第 2 位与第 20 位”这个不平衡的反思，目前中国的 GDP 虽然达到世界第 2 位，而人均 GDP 却排在第 104 位，而且这个排序与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 HDI，这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 1990 年制定的一个衡量各成员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比 GDP 更全面、更科学的指标）排名第 92 位，与 2007 年中国的综合现代化水平在世界排名中仅占第 78 位（日本则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 2 位，引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发表的《中国现代化报告 2010》）基本符合。

^② http://www.chinadaily.com.cn/hqcj/2010-01/05/content_9265761.htm.

^③ <http://sjz.house.sina.com.cn>，2010 年 10 月 30 日。

^④ IMF, WEO Database, April 2010.

并非不可思议的事情。^①

但是，值得指出，不仅日本成为“世界老二”的成长过程，而且日本成为老二之后所遇到的问题和苦恼，都给中国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第一，中国还需要扎实地、依靠自身力量大力推进工业化，成为真正的经济强国。

中日成为“世界老二”过程的实质都是工业化，但是两国的工业化道路有着很大的不同。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至整个60年代，日本经济实现高速增长并超过西欧各国成为“世界老二”，其本质正是通过各个产业部门之间形成的“投资唤起投资”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形成了可称之为“金字塔型”的工业结构（千千万万有一技之长或身怀绝技的中小企业或中坚企业构成金字塔的底部和腰部，相对少数的大企业以其享誉全球的先进技术名牌产品高耸于金字塔的顶端），主要依靠国家内部经济增长要素，成功地、扎实地实现了“内源性工业化”^②。

当今，中国工业发展的特点是：(1) 工业发展在“量的方面”突飞猛进，已经有220种工业产品的产量位居世界第一，然而，在“质的方面”依然进步不大，中国虽然在航天、超级计算机、高铁等尖端技术和大型技术领域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但在作为整个工业发展的关键性、

^① 有人估计要不了几年，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老大”，这种估计过于盲目乐观。从经济实力看，美国人口占世界的4.5%，但其GDP在2009年为14.3亿美元，占世界GDP的24.5%；从作为综合国力的核心和经济发展的源泉的科技实力看，美国在主要高科技领域均处于领先地位，其科技投入占世界总科技投入的40%，美国拥有世界上最顶尖的科技人才，而且不断从全世界吸引优秀人才，这意味着美国让世界各国为它培养人才埋单，把世界各国为教育付出的大量人力财力攫为已有。美国科技实力的核心正在于这个国家对全世界优秀科技人才的吸引力，这意味着美国将继续保持发达国家最高的经济技术发展活力。然而，有人以“2009年底中国拥有318.4万研发和科技人员，居世界第一；中国科研人员发表的论文数量已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为依据，认为中国在科技实力方面也将很快超过美国，这同样是一种盲目乐观的看法，正如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德水所指出的：中国科研人员发表的“这些论文平均引用率排在世界的100位之后。而每年国家统计的数万项科研‘成果’中，90%以上无实际价值，形成了大量的‘科技泡沫’”(<http://opinion.yahoo.com/ypen/20110308/246427.html>)。再者，美国的国土富饶，又是资源大国，人口密度适中，不像当今中国已经遇到环境破坏、资源紧张等发展瓶颈，因此，认为中国将很快超过美国成为“世界老大”的预言反映了某些中国人的过度自信或某些别有用心的外国人的故意“忽悠”。

^② “内源性工业化”主要是依靠企业家才能、自主技术和自由资金积累等国家内部经济增长要素来推动的工业化，与之对照，“外源性工业化”是依靠国外要素供给来推动的工业化。

基础性技术领域，例如高性能材料、核心部件、数控机床和高技术建筑设备等，却严重依赖进口，关键技术受制于人，基础技术十分薄弱，质量水平亟须提高，熟练技工人才匮乏，“中国制造”总体水平仍处在国际产业链低端；（2）中国工业化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出“国际行为”的态势和“内源性外源性兼具”的特点，来自日、美、欧等地的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形成强大制造能力，大量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和中低端的高新技术产品，使中国出口规模持续膨胀，例如2009年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出口6722.3亿美元，占当年中国出口总值的56%，有专家估计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比国民生产总值（GNP）少大约1/4；^①（3）中国工业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过度消耗资源和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的，根据国际能源机构的统计，2007年中国单位GDP能耗为0.82吨标准油/千美元（按2000年不变价计算），相当于日本0.10吨标准油/千美元的8倍多，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0.30吨标准油/千美元的2.7倍。^②长期延续粗放型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化进程，使我国面临资源制约严峻、环境不堪重负的困境，这种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为此，能否尽快实现从高能耗、高污染的工业化向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工业化的转型（日本在成为老二之前就已经实现了转型，而中国却依然有待转型），成为今后中国能否取得工业化成功的关键。总之，目前中国正处在工业化中期，而作为工业化主体部分的千千万万中小工业企业的相当大部分还处在工业化的初期甚至前期，中国工业化依然任重道远。

总之，日本成为“世界老二”的时候，基本上实现了工业化，经过两次石油危机，产业结构继续升级，使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世界上工业化最成功的国家。所谓“发达国家”主要指“工业发达国家”，因此日本成为“世界老二”的同时，也进入了发达国家之列。现今中国成为“世界老二”的时候，总体上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依然是尚未完成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因此中国是作为发展中国家，仅仅在经济规模上成为“世界老二”的，今后，中国依然需要通过大力发展教育事业，通过扎实的技术进步和创新，努力实现工业化并成为真正的经济

① <http://www.baiinfo.com/article/fan/3161/3356915.html>.

② 高大伟、周德群：《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须多策并举》，2010年4月30日《人民日报》。

强国。

第二，中国应该紧紧抓住人口年龄结构还比较年轻的发展机遇，努力推进和平发展、科学发展、绿色发展。

如前所述，导致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最根本原因是人口年龄结构问题。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日本的人口红利期持续了40年左右，而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人口红利期也将持续大约40年。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期发布的《“十二五”时期的中国财税改革：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10/2011》，2011年以后的30年里，中国人口老龄化将呈现加速发展趋势，到2030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比例将超过日本。这意味着历史留给我们的、可充分利用“人口红利”的大好时光只有十几年甚至更短，我们必须抓紧利用当今人口还年轻、储蓄率还居高的优势，继续改革开放，治理奢侈腐化，大力推进技术进步和创新，使我国的和平发展、科学发展、绿色发展与人才培养和吸引人才回流（增加出国留学、工作的科技人才回归祖国的比例）之间形成相互促进的关系，^①将中国建设成真正的经济强国。

第三，中国正在面对“世界老大”美国联合其盟国的牵制和打压，“老二最难当”。

日本成为“世界老二”以后遭到美国的牵制和打压的史实显然也有助于理解当今的中美关系。当然，中国这个新老二地位绝非仅指经济而言，在政治上中国与美国等并列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之一；在军事上中国的武器装备现代化、尖端化有了长足的进展，正在造航空母舰、歼-20军机，已经成为让美国感到必须认真对付的强大军事对手。

资中筠认为，“到二战为止，美国参与国际事务都是净得利方。冷战期间美国有得有失，但总体仍处在优势——对内，它兼顾大炮和黄油，在扩充军备的同时也大大提高了人民的福利；对外则称霸，‘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后半不一定做到，关键是做到了顺我者昌，凡其盟国及追随者都受益——西欧、日本最为显著……冷战结束后，美国放弃了千载难逢的带头走和平道路的机会，却选择了以确立一家独霸为宗旨的对外

^① 据笔者了解，导致部分出国科技人才不愿回国的主要原因，除去国内研究条件不如某些发达国家之外，还因为对国内存在的环境污染、食品安全、子女教育等问题的担忧。

路线……仍以‘领导世界’为己任，全球无处不在，但是日益被动……既不能使逆我者亡（例如反恐），又不能使顺我者昌，实际上已经没有几个真正的顺我者。”^①对于日益被动的霸权国美国来说，中国的崛起既是挑战又是机遇：美国一方面将中国塑造成对自身霸权的“挑战者”的形象，而且让国际社会相信这种挑战对周边国家也是一种“威胁”；另一方面，中国的崛起又是一个可以让美国化被动为主动以巩固和增强霸权的绝好机会，这就是通过鼓吹“中国威胁论”，加强与原有的同盟国的军事合作，并吸引更多的追随者跟进，共同应对中国这个“共同威胁”，结成现代版的“神圣同盟”，力图形成顺我者获益、获益者更顺我的循环。由此可见，当今美国对付中国这个老二与当年对付日本这个老二所采取的战略的性质、力度显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一个为关心西方国际关系史的人们所知晓的事实是：在强权政治当道的世界，老二必然被老大认为是最大的挑战者，而老二挑战老大也确实是迄今国际关系史上的惯例；“世界老大”总是会联合“世界老三”，并总能比老二争取到更多的追随者和支持者，来共同对付老二的挑战；“世界老大”的更迭过程最终必然导致爆发一场全球规模的战争，而且老大更迭的结果不是原老二取代老大而是原老三取代老大。^②

那么，业已成为“世界老三”的日本会不会重蹈数百年来历代“世

^① 资中筠：《从历史的角度看最近一轮金融危机》，侯建新主编《经济—社会史评论》，三联书店，2010，第13~14页。

^② 16世纪葡萄牙曾是西方世界的“领导者”，而向葡萄牙的领导者和海上霸主地位挑战的是西班牙，荷兰则是葡萄牙的“支持者”，到了17世纪末，取代葡萄牙的领导地位的，不是作为“挑战者”的西班牙，而是作为葡萄牙的“支持者”的荷兰。尔后，英、法两国都曾对荷兰的领导者和海上霸主的地位进行挑战，不过，在17世纪70年代第三次英荷战争之后，英国同荷兰结盟共同抗法，使自己在对荷兰的关系上从“挑战者”转换为“支持者”，而把法国推上对荷兰的主要挑战者的地位，其结果，在18世纪取得西方世界领导者地位的国家不是向荷兰挑战的法国，而是与荷兰站在一边反对法国的英国。到20世纪前叶，德国曾在1914年、1939年两次向英国的“领导者”地位挑战，然而，在二战后取得西方世界领导者地位的不是德国，而是两次作为“支持者”站在英国一边同德国作战的美国。二战后，美苏对立的冷战体制在某种意义上也可看做苏联作为主要“挑战者”向美国的领导地位挑战的“两极对立”格局，而作为二战战败国的联邦德国和日本则充当了美国的“支持者”的角色。经过几十年的冷战、局部热战及长期军备竞赛的较量，作为主要“挑战者”的苏联不仅未能取代美国的“领导者”地位，反而落得了自身趋于崩溃、解体的结局。与此同时，作为“支持者”的联邦德国（现在的德国）和日本却一西一东崛起为两大经济强国（详见冯昭奎《对话：北京与东京》，新华出版社，1999）。

界老三”的覆辙，与当今“世界老大”美国联合来共同对付老二中国呢？笔者认为，日本肯定会这样做。因为他们不会不重视西方大国关系的历史经验，何况日本自冷战开始以来就很快同美国结成了军事同盟关系，这种关系在冷战以后不仅没有解除反而逐步得到加强，特别是菅直人内阁上台以来（正值中国GDP超过日本之年），日美双方越来越显得同气相求，互有需要：美国需要依靠日本等亚洲盟友协助抵御所谓“中国在西太平洋乃至太空的军事扩张”，而日本则试图彻底成为美国的全面军事盟友，依靠美国来共同防范中国将影响力扩展到日本控制的地域。应该说，日美两国维系冷战时代针对苏联的军事同盟关系不仅仅是“冷战思维”阴魂不散的产物，更是数百年来大国竞争的历史规律使然。正如美国不会成为历代“世界老大”中的例外，日本也不会成为历代“世界老三”中的例外。然而，中国却可能成为历代“世界老二”中的例外，这因为中国早就明确地表示中国“不称霸”，而在已经存在美国这个霸权国的时代，中国的“不称霸”就是“不争霸”的同义词。

必须指出，人类历史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无论从经济全球化、世界各国经济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的角度看（在这种情况下将导弹对准其他国家就是对准本国的重要市场），从不断迅速增强的武器杀伤破坏力的角度看（核武器的巨大杀伤破坏力致使美苏争霸最终没有突破“冷战”而进入“热战”），还是从维护人类生存发展的自然环境的角度看（全球环境危机已经使人类家园再也经不起一场全球性战争的折腾），全人类正在进入一个“同舟共济、同舟共进”的新时代，大国之间再像过去几百年那样毫无顾忌地互相争斗、厮杀、打全球规模的战争，必将落得一个斗则俱伤、斗则俱亡、大家都成为失败者而绝不可能出现胜利者的结局。中国作为一个名列前茅的大国，长期坚持“韬光养晦”，不与美国争霸的一个根本意义，就在于不仅为本国人民的利益负责，同时也为全人类的利益、为人类文明的命运负责。

面对一个不与美国争霸的“世界老二”中国，将会使作为“世界老三”的日本失去其利用老大、老二相争而坐收渔利的“机遇”。当今世界正面对着空前的环境危机，包括环境污染、气候变暖、沙漠化扩大、热带雨林锐减等，这些灾难正在悄悄地、慢性地毁坏人类共同家园。中日之间是有矛盾，中美之间是有矛盾，但是在面对人类与破坏性的自然